

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

广州暴动纪实

郭晓晖 著

英雄悲歌

晨
廣州城紅旗蔽天

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

工農留守兵士聯合大革命
與黃琪翔隻身逃亡

報

二月十一日



HONGGUO GEMING
GAODONG JISHI CONGSH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97515

124

124

5

•《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

英雄悲歌

——广州暴动纪实

郭晓晔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悲歌:广州暴动纪实/郭晓晔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5

(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

ISBN 7-5033-0859-1

I. 英… II. 郭…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②广州起义
(1927)-史料 IV. 125

DQ33/33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227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12.00元(膜)

目 录

序 幕	(1)
-----------	-----

第一章 炼 狱	(9)
---------------	-----

- 天塌下来有人撑着
- 斯大林也不是神
- 两路叛军一灭一逞
- 以恐怖反击恐怖
- 大革命遭到最后一击

第二章 、热 血	(47)
----------------	------

- 吕端大事不糊涂
- 斧头、镰刀和枪杆子
- 拉了弦的手榴弹
- 不是冤家不聚头
- 谁被谁当枪使
- 一个“不顾一切”的会议

第三章 惊 雷	(91)
---------------	------

- 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

目 录

- 五羊城故事之一
- 暴动进入倒计时
- 紧急命令下达之后

第四章 赤 夜 (135)

- 一幅创世纪的图景
- 工农兵自己的政权
- 激动人心的大围猎
- 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 兵力优势与精神优势

第五章 英 雄 (182)

- 五羊城故事之二
- 在炮火中坚持
- 张太雷之死
- 无声的撤退命令

第六章 悲 枪 (219)

- 失败的另一种意义
- 胆怯的胜利
- 剿杀生命的原色

第七章 远 行 (249)

- 五羊城故事之三
- 真理的尴尬
- 走向死亡或者是婚礼

尾 声 (282)

本书参考资料..... (286)

序 幕

共产党人被激怒了。在广州市中心一座楼房三楼的一间小屋里，此时聚集着一群年轻人，他们个个表情严峻，慷慨陈辞。张太雷断定是蒋介石在搞鬼。毛泽东提出要用武力坚决予以回击。陈延年举起双手赞同。他们掂量了一番双方的实力：在广州及其附近，有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叶挺独立团，还有 2000 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和 10 余万有组织的工人群众。蒋介石实际只把持着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事情就发生在今天凌晨 3 点。

寂静像茶色玻璃一样被狂暴的砸门声打得粉碎。七八个挎着驳壳枪的凶蛮汉子闯进李之龙家，抡起巴掌就抽耳光：“兄弟奉欧阳副校长之命来捉拿你！”李之龙被捆住双手，蒙上眼睛，嘴里还被人用枪管捅进了毛巾。被押解的路上，李之龙暗忖，这难道是黑道搞绑架？途经一个军事机关门前时，觉得情形有些怪异的卫兵走过来盘问。昏黄的灯泡下刷地亮出了蒋介石的手令——谁敢多事！

蒋介石委实是谋林高手。他指使他的把兄弟欧阳格传他的令，让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急调军舰到黄埔。再传他的令，以身为共产党员的李之龙私调中山舰到黄埔图谋不轨为

由逮捕了他。以同样的理由，蒋介石又亲自发布命令，在广州和黄埔实行戒严，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拘捕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这就是发生于 1926 年 3 月 20 日的中山舰事件。

自从一年前孙中山病故，国民党内的权力和门派之争很快就达到了白热化。当时，孙中山麾下“三杰”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都是有根有底强悍有力的人物，他们都有接班的资本，也就都成了靶子。孙中山尸骨未寒，左派领袖廖仲恺就遭暗杀。蒋介石把调门提高了八度：“谁要是背叛孙中山，就一枪毙了他！”利用廖仲恺的死，他拉住汪精卫，借着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把胡汉民扔进了政治酱缸。接着，国民党右派有意联蒋倒汪，正好被蒋介石牵住鼻子，导演了中山舰事件。

事发当晚，周恩来乘车急往扣押共产党员的广州卫戍司令部。途经国民党中央党部时，遭到卫队的乱枪袭击，司机头部中弹，当即身亡。热血喷溅到周恩来脸上。周恩来毫不惧缩。他推门跳下汽车，挥手喝道：我是周恩来！谁敢开枪！周恩来怒火中烧，到达卫戍司令部所在地铸币厂后，严辞斥责了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员的行径。

周恩来也赞同以武力回击蒋介石。

然而，这个主张被陈独秀否决了。陈独秀有一个理论，叫“二次革命论”。按照这个理论，无产阶级在大革命中只能是帮资产阶级打天下，等到资本主义成了事，无产阶级再为自己打天下。据此，陈独秀认为中山舰事件“是由于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所引起的”，问题不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而是“当退让而没有退

让”。苏联人也不同意以武力回击。苏联驻广州军事总顾问季山嘉对陈延年说：左派的力量还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正在广州的苏联视察团团长布勃诺夫怕影响中苏关系，也不赞同。他们谁也不想同蒋介石闹掰。

蒋介石不但有野心，他还是个能驾驭野心的人。他对自己“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的孤悬处境心中十分有数，加上嘴里还嚼着、眼睛还盯着苏联的“草”，便又翻转手来。他说事情的责任只在于李之龙个人，不应牵动大局。同时颇有胸怀地“自请从严处分”，说由于事起仓卒，处置的时候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这个呈文的前提，是把李之龙等企图政变指认为事实。

于是，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便被说成是一场“误会”。于是，特意在汪精卫的病床前开了个解除误会的会。汪精卫和苏联顾问一个劲地向蒋介石道歉。蒋介石却像个干了一件不得不干的事而受到委屈的正人君子，拉着脸一声不吭。

又于是，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排除共产党的提案在国民党政治会议上得以通过。本来准备收拾蒋介石的各军头领，也转而大拍他的马屁。季山嘉等人蒋介石不喜欢，只得打道回国。共产党员撤离第一军。不久，鬼使神差似的，国民党右派头目胡汉民和左派领袖汪精卫搭上同一条船，黯然漂泊出境。

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一石双鸟：一是向共产党开了刀，二是气走了汪精卫。国共两党统一战线被罩上了沉重的阴影。

为了篡夺最高权位，蒋介石倾其老本和前程投注了这一次狂赌。蒋介石赌赢了。他成功地把给自己规定的角色从“左派”挪到了“中派”的位置上。他又抓住时机，抛出了孙中山生前写给他的尽管有的会给他帮倒忙的 22 封信。他的好运来了，这一年

的4月到7月，他连中三元：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一下子有了三张脸。

干得漂亮，但这只不过是开始。

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实现了统一，全国工农运动像洪水暴涨。而北洋军阀那些头目也各自忍下一口气，在相互的混战中勾结起来，都腾出一只手打击革命力量。革命志士的头颅又摆上了北洋军阀的祭坛。

蓄势已久的北伐呼啸而起。

5月底，共产党员叶挺率领的第四军独立团打响了北伐的前哨战。7月，国民革命军浩浩荡荡出师北伐。靠着民众的支持，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从珠江流域一鼓作气打到长江流域，尽毁吴佩孚和孙传芳主力，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就当革命军大举“军事北伐”之时，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旨在分裂革命阵营的“政治南伐”。它们向蒋介石抛出了绣球。蒋介石接个正着。他一反原来的主张，在“迁都”问题上向左派发难。

1926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移都武汉，大批机构和人员北迁。蒋介石为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提出把首都改迁他所把持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并称在武汉成立的临时联席会议是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傀儡。武汉方面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分裂行为，撤消了他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削弱和压制他的权力。同时还发起运动，呼吁“大左派”汪精卫回国复职。

然而，这时候的蒋介石已模仿起拿破仑，把两手交叉在腹部，噙起下嘴唇，透出一种自认为是领袖人物才有的深涵与威仪。北伐的巨大胜利使他的声望暴涨，也使他的实力激增。大大

小小的地方军队换个旗号，都归到他的门下；大军阀的门客，反动思想家，买办，流氓，恶棍，纷纷奔忙于他的鞍前马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同他的交易；大买办虞洽卿衔英、美之命，答应蒋介石到上海后，施巨资助他反共。

他我行我素，摘下了系在脖子上的红布条，向工农运动举起屠刀，从南昌一路杀往南京、上海。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冒死举行第三次起义，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推翻了军阀政权。3月26日，带着屠杀革命工农的血腥气的蒋介石不费一兵一弹便堂而皇之地开进了上海。

帝国主义势力用软硬两手鼓动蒋介石公开反共，蒋介石也早已把共产党视为他实现独裁梦的最大威胁。消灭共产党，挖去心腹之患！他要再做拼死一赌。他忽而是个乞丐，伏在租界的门槛上，讨得帝国主义给予帮忙的承诺和巨额经费。忽而是个身穿八团花绸马褂的帮主，令黄金荣、杜月笙等黑道的大哥们举坛拱手，发誓要为他两肋插刀。齐了，他便周密地调兵换将，清扫上海外围。同时大放烟幕，给上海总工会送去他题写的“共同奋斗”大红缎轴。

死亡的阴影和恐怖气息在大街小巷悄悄蔓延，包裹着丝丝清凉土腥味的沉闷空气预示着大灾大难的来临。革命民众和共产党人的头颅就要在钢刀下落地，就要血淋淋地被挂到电线杆子上。

陈独秀在上海湖州会馆的一间厢房里蹙着眉狠劲抽烟。他仍然一厢情愿地抱着自己的幻想，坚持自己的判断。

在国民党左派的千呼万唤下，汪精卫终于从欧洲归来了。他一到上海，蒋介石就一反常态贴了上来，要汪精卫同他一道清除共产党，一道去南京另立政府。汪精卫是被蒋介石挤轧出国的，此番回国是想恢复最高权位。他是垂钓者，而不是诱饵下的鱼。

汪精卫顾左右而言他：“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蒋介石一伙缠住不放。汪精卫成天陷于唾沫横飞的规劝恳求之中。在一次“清党”会议上，汪精卫与蒋介石一伙发生了争执。老右派吴稚晖竟然扑通一声跪下身子，恳切之情无以复加。汪精卫懵了，急忙绕行退避，吴稚晖用老膝盖跪步追随。汪精卫逃到楼梯上，一个劲地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了。”如此几个来回，汪精卫得巧卖乖。蒋介石倒不含糊，即通电拥护汪精卫，“今幸翩然出山，恍如大旱之获甘霖”。

汪精卫被蒋介石拉住做婊子。陈独秀也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了一个《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为正在喝壮胆酒的刽子手遮护，为蒋介石行将清除共产党、镇压工人的阴谋“辟谣”：

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绝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和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

陈独秀滑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泥潭。

事后，陈独秀就陪同汪精卫登上轮船，前往对汪精卫千呼万唤的武汉。

1927年4月12日，一个大分裂、大流血的日子来临了。

凌晨3时，法国租界突然轰响的汽车引擎声震撼了上海全城。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身穿工人纠察队样式的浅蓝色裤褂，从法国租界向各区的工人纠察队猛扑。工人纠察队仓

促抵抗。在蒋介石精心策划下，刚扎进蒋介石怀抱的军阀周凤歧以及白崇禧等人借口“工人内讧”，指挥早已埋伏在四周的部下冲杀出来，袭击总工会，强缴工人的枪械。工人纠察队不及防备，死伤 300 余人，枪械被缴。此后的三天里，警笛吼叫，狼犬狂吠，枪弹嘶鸣，反动军警和流氓打手疯狂捕杀共产党人，镇压奋起抗争的进步民众。工人又有 300 余人被杀，500 余人被捕，5000 余人失踪。是时苍天恸哭，繁华的上海滩血滔滚滚。黄浦江水，为之染赤。

此前的 4 月 11 日深夜，帝国主义军队在租界内外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 1000 余人，交给了蒋介石。

此后的 4 月 15 日，李济深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残杀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

从中山舰事件到“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一步一步实现了他独裁统治的梦想，同时也彻底完成了他从投机革命到反叛革命的转变。

帝国主义在中国找到了新的拐杖。

4 月 18 日，蒋介石在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的典礼。当晚举宴庆祝。蒋介石、胡汉民等人在宴会上致词。他们破口大骂共产党，一个比一个声嘶力竭，后来竟演成了歇斯底里的狂呼乱叫。

4 月 19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布了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声明。历数蒋介石“违背孙中山先生的指示”等 12 条罪状，谴责他“力图以一种暴政代替另一种暴政”，向全国发出通缉令，要把他拿解武汉惩治。

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三个政权：一个是盘踞在北京的张作霖的旧军阀政权，一个是以南京为中心的蒋介石新军阀政权，一个保持着国共合作的武汉革命政权。

而在狂涛恶浪重重包围之中的武汉，共产党与国民党又一同来到了另一个岔路口。

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中国革命何去何从？

混沌的暗夜像巨大的问号困扰着尚处在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像阴险的蒙面杀手，逼杀着尚处在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

第一章 炼 狱

●天塌下来有人撑着

1927年的4月，广州的气候就像当时的政治气氛，多冷雨、晦雾，人们被憋闷得透不过气来。

龙藏街横巷的一座小楼在铁青色的雾气裹拥中似浮似沉。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刘尔菰穿上平时很少穿的浅灰线机绒长衫，准备出门。妻子陈六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还没起床。他向眼中满含焦虑的妻子点点头，又俯下身子亲了亲仍在睡眠中的儿子。木制的楼梯传来嘎吱嘎吱的脚步声。来人是油业工会的工人骨干陈功武。他进门就问刘尔菰要去哪里。刘尔菰说去长堤大东酒店。

陈功武说：“你不能去！军警已经截断马路，正在搜查车辆行人。”

刘尔菰说：“我知道。可国际工人代表召开的会议，我不能不去。”

陈功武一拳击向自己的脑袋，蹲下身子：“这帮契弟！干就跟他干吧，工人不做衰仔！”沉沉的声音像是在地底下奔突。

刘尔菰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那好吧，你再出去

看一下情况。”

刘尔崧对眼下的局面已有所预料，但事态来得太快了。

4月2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按照蒋介石的急电，赴上海参加筹划清除共产党的秘密会议。12日返抵广州，即彻夜布置“清党”。14日晚以共产党将攻击沙面租界为由，下令广州戒严。

今天，也就是4月15日，李济深步蒋介石的后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此刻，他正指挥他的爪牙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搜查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

一群抓捕刘尔崧的黑衣警察出了维新路公安局，杀气腾腾地向龙藏街跑来。

陈功武拐出巷子，沿着四牌楼向惠福路口走去。把在路口的有警察，还有几个国民党右派豢养的机器工会工贼。这些工人中的败类手里拎着棍棒，一边贼溜溜地辨识着来往行人，一边狠声恶气地嚼着牙巴。“共什么产？罢工有我们的什么好处？共产还不如铲共。”陈功武忿忿地想：“契弟！罢工时你们在工人里头拉后腿搞破坏，这会儿领了几个臭钱就出卖工友，人活的狗屎不如！”这时迎面驶来一辆龟壳小汽车，里面坐着工贼头子、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工人部长曾西盛。陈功武认识这家伙，还同他干过仗。他转身到一家店铺前，装作看陈列在那里的一具雪柜。就听到曾西盛喝问：“那是谁的手车，敢停在路口？”车夫说：“惠福路口不准停车？”曾西盛叫道：“丢佢老母！揍他！”车夫说：“讲不讲道理？”话音没落，棍棒就噗噗有声地砸在人体上。“丢佢老母，这个就是道理！”

曾西盛撒了几大把传单，龟壳车冒出一股黑烟开跑了。陈功武拣起落到脚边的一张传单，折回刘尔菰家中。

情况万分紧急！

刘尔菰蹙紧眉头，看了看陈功武递过的传单。什么共产党“心怀不规，扰乱治安”，什么国民党实行“清党”就是要叫市民安居乐业！他把传单撕个粉碎，动身要走。陈功武劝阻，刘尔菰说你没见我化了装吗？刘尔菰平时穿的是黄斜企领文装，有时也穿一件大翻领西服。陈功武争拗不过，就说那我在前面探路。其实，刚才他前脚出门，刘尔菰就跟了出去，但走了没多远就给挡回了头。刘尔菰笑了，说：“好吧。”

他们还没出门，楼梯上突然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陈六大惊失色地从内室冲出来，一把将刘尔菰推进厨房。这只是她在情急中的一个下意识反应。他们的居室十分浅窄，只有一个门，一个小厅，一间小屋，后进是厨房，这里无法逃走，也断然藏不住人。

门被枪托砸开了，一群如虎似狼的警察扑了进来。有个家伙当胸抓住陈功武喝道：“刘尔菰在哪里？快说！”

刘尔菰神色坦荡地出现在厨房门口。他异常冷静而坚定：

“我就是刘尔菰。”

几支枪筒立刻顶住了他的胸膛。

这时候，黄埔军校本部、沙河入伍生驻地和鱼珠学生军营区都处于枪口的包围之中。

驻沙河的黄埔军校入伍生正徒手集合在操场上，他们是在睡梦中被急促的集合号音驱赶到这里的。团长李亚芬站在讲台上，用有些嘶哑的嗓音大声说：“今天奉到命令，要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籍的学生分别开来，目的是为了分别教育。当然，你们中间有人知道这样做的真正用意。但是你们抬头看看，白云山和瘦狗

岭的山头上都架起了机枪和大炮，我们已经被紧紧包围了。你们的枪支机柄早已被卸走，万不可有任何侥幸和不智的想法。现在，凡是共产党籍的学生，都站到队伍的前面来。”

李亚芬已经宣布三遍了。他还曾说，可以发给共产党员路费，用专轮把他们送到武汉去。

下面仍然是一片窸窸窣窣的沉默。

时间像倒脚声和克制着的咳嗽声一样尴尬难熬。

队列里终于有了动静。

二营五连一个叫魏琴鹤的湖北籍学生迈着雄武有力的大步走到前面，大声嚷道：“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员。”

整个队伍里的人都笑了。李亚芬的这位患有精神病的老乡并不是共产党员，这会儿他是受到刺激了。他的举动非但没让李亚芬松口气，反使他万分恼火。

“好，好，你到前面来。”李亚芬欲笑欲哭地说。随后他气急败坏地吼道：“谁是共产党员，我这里有名单。你们大家在一起相处九个月了，心里也都清楚。我请大家把他们检举出来！”

此语一出，顿时引起乱哄哄的嘈杂之声。几天来盛传入伍生要开进广州示威，黄埔学生军要据守东江反抗政府，是真有此事？或者是谣传，是李济深为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而采用了蒋介石玩熟了的那一套？王雷云及身边的几个进步学生忿忿地议论着。这时有人被指认出来，有的身份半公开的骨干瞒不过去也站了出来。

五连连副朱家福红着脖子，神情窘迫地安慰大家说：“各位同学，我们左派是革命的，我们要拥护校长！共产党不合作，只好送他们到武汉去。”

王雷云压抑着怒火骂了一声：“羞你妈的先人！”

共产党员被押解到维新路公安局监狱，也有的被关进了河